

野蜂出没的山谷

李迪



野蜂出没的山谷



野蜂出没的山谷

李 迪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野蜂出没的山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175,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9 插页2

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2,000

书号 10019·2722

定价 0.67 元





卡布热

恩公羽

木
一
萨
德



胡
仲

内 容 说 明

一九六二年，放暑假了，在云南边境傣尼人一个村寨里，德龙、威拉和娥玛由学校欢天喜地的回到队里学养蜂，他们要用亲身劳动得来的最甜的蜜，在“八·一”建军节去慰问附近军械库的大军同志。不料他们都很快卷进了一场新鲜、复杂、曲折、惊险的对敌斗争，使每个人都经受了一场锻炼，增长了不少知识。若要知道这里面的生动的反特故事，就请你快往下看吧！

封面、扉页：刘巨德

插 图：钟开天、陈 琦

目 次

第一章	蜜蜂嗡嗡嘤嘤	1
第二章	没有锯断的 109 号电杆	25
第三章	头蒙黑毡的人	51
第四章	对手比眼镜蛇还凶	74
第五章	夜遇水怪	100
第六章	明枪暗箭紧相逼	125
第七章	事出意外	148
第八章	无声的牛铃	179
第九章	木刻上拴着红辣椒	214
第十章	节日的序曲	241
尾 声	金色的蜂啊，飞吧	267

第一章 蜜蜂嗡嗡嘤嘤

“奥麦哟——！奥麦哟——！”

一只拖着火红的长尾巴的多丽鸟，欢快地鸣叫着，从那薄雾笼罩的凤尾竹林里钻出来，拍打着五彩斑斓的翅膀，低擦过一座镶满露珠的茅草窝棚的尖顶，呼悠悠地朝远处的野芭蕉丛飞去。它隐进宽大肥硕的芭蕉叶里，寂静的晨空中仍回荡着悠扬的鸣声：“奥麦哟——！奥麦哟——！”

茅草窝棚里熟睡的娥玛惊醒了：怎么，是在喊我吗？娥玛使劲揉开眼睛，一看，哟，晨光早已从那散发着新竹清香的篾笆墙缝里挤进来，明晃晃地跳跃在她胸前的银质圆扣上啦。天亮啦，准是德龙和威拉喊我出发呐。“哎，来啦，天女^①马上就飞出来啦！”娥玛这么连声回答着，手脚利索地穿好镶着红布边的黑色短褶裙，戴上缀满小圆银泡^②的尖帽子，又急忙冲挂在棚杆上的半块破镜片照了一照——时间再紧张，姑娘家也少不了这一道工序。当然了，这块恩翁爷爷特意买给孙女娥玛的小镜，本来是一枚圆圆的满月，昨天却被鲁莽的威拉用砍刀背敲掉了半边。那是威拉在讲述他和阿达^③莫威在一次打猎

① 在傣尼人传说的神中，天女的名字也叫娥玛。傣尼人是哈尼族的支系。

② 银泡是一种银质的球状装饰品。

③ 阿达，傣尼语，即父亲。

中与野猪搏斗的紧张场面时，威拉激动地举起手中的长刀，对准他想象中的那头因受伤而更加凶猛的野猪砍将下去的时候，当啷一声，长刀背无情地敲碎了身后的圆镜。威拉的故事因此中断了，而娥玛还在一边瞪着眼睛直叫：“后来呢？后来呢？野猪是怎么向你们投降的？”此刻，月牙儿状的镜片上出现了娥玛那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两只黑宝石似的眼珠滴溜溜地连转了两圈。娥玛把额前一绺乌黑的头发塞进小尖帽里，满意地笑了笑，面颊上立刻旋出两个酒窝。娥玛把双臂一扬，就象她想象中的飞翔的天女一样，飞出了窝棚。

娥玛飞出窝棚，才发觉哪儿有什么德龙和威拉在喊她啊。离她不远的另一座茅草窝棚，象一个蒙着棉毯打瞌睡的赶马人，静静地坐在开满野花的草丛中，一声也不吭。几只刚出窝的金色的小蜜蜂，嗡嗡嘤嘤地在草丛中飞起又落下。嗨，这两个家伙还在睡呐，真是的，难道他们忘记了今天要进野蜂窠^①砍蜂桶的事啦？娥玛心里嘟囔着，顺手捡起丢在被夜露打熄的火塘边的吹火竹筒，走到德龙和威拉合睡的窝棚前，把吹火竹筒的一头杵进箴笆墙缝里，用嘴巴对准竹筒的另一头，冲德龙和威拉喊起话来：“躲在洞里睡懒觉的老熊，快起来吧，蜜蜂都出窝采蜜啦！”

回答娥玛的却是恩翁爷爷响亮的笑声：“嗡嗡嗡！嗡嗡嗡！……”

娥玛一愣，扭头朝蜂场望去。只见正蹲在蜂箱旁检查蜂群活动的恩翁爷爷仰脸笑着，眼角的鱼尾皱纹深深地钻进斑

① 窠(qīng)，泛指树木丛生的山谷。

白的鬓发里：“嗬嗬嗬，我的天女，箐鸡倒要笑孔雀的羽毛不美丽。你没看见，草叶上的露珠早掉啦！”

噢，原来德龙和威拉象两只最勤快的马鹿，等不得茶花鸡啼落晨星，就钻进了野蜂箐。

“他们怎么不喊我呢？怕吵醒树上的鸟吗？”娥玛撅起了嘴，“爷爷，你说话呀。”

“哟，哟，传说中的天女可不会把嘴巴鼓成大石榴的。德龙说啦，半夜里你们爬起来捉蛤蟆，你困得直把脑袋往石头上碰。他们要让你好好补补瞌睡，就捏起鼻子捂起嘴，不出声气地溜罗。”

嗬，这两个家伙真会嘲笑人！昨天晚上捉蛤蟆，天黑路滑，自己是让藤子绊倒一跤，可对天发誓，脑袋绝没有与石头相碰。娥玛这么在心里解释和发誓着，不由得又想起昨晚的情景来：当德龙和威拉小声地把娥玛叫醒，三个孩子手牵着手朝黑暗笼罩的蜂场走去时，不知怎么的，娥玛只觉得蜂场完全不是白天的模样了：那山坡上黑黝黝的大石头，象神话传说中的雄狮，横卧在路边，准备向过路的人提出问题。可谁又能猜到它会提些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呢？恩翁爷爷讲过，如果你回答不了它的问题，它就要让你知道一下它的牙齿的厉害；那高高矮矮的灌木丛里，不时闪出幽蓝的萤光，娥玛明知道那是提着灯笼的萤火虫在赶路，可不免也使她联想起野兽的眼睛。恩翁爷爷讲过，虎啦，豹啦，老熊啦，一到晚上，眼珠子都是闪光发亮的。娥玛的两腿有点发硬了。威拉一面紧拽着娥玛的手，拉着她扑腾扑腾地朝前闯，一面粗声粗气地说：“塔古①！”

① 塔古，傣尼语，不要怕。

塔古！”连这话，娥玛都听成了“老虎！老虎！”心情真够紧张的。直到走进蜂场，捉起蛤蟆来的时候，娥玛的心情才平静了一些。这些蛤蟆真狡猾，悄悄地躲在蜂箱底下，专门捕食守在巢门口的蜜蜂。一只大肚子蛤蟆，每天晚上可以吞吃八、九十只蜜蜂呢！你想想，如果不把它们捉住、赶走，蜂场受得了吗？德龙、威拉和娥玛在蜂场里忙了大半夜，可捉了不少蛤蟆。后来，临走时，威拉还用蛤蟆在箐河里下了两个鱼钩呢。箐河里的乌棒鱼可多啦，这种性情凶猛的鱼最喜欢吃活的蛤蟆。威拉小心地把鱼钩从蛤蟆的屁股里钩进去，在它的两眼中间露出一钩尖来。蛤蟆的命可大啦，仍旧活蹦乱跳的。威拉就这样把带钩的蛤蟆丢进水里，然后把鱼线拴死在岸边的树根上。乌棒鱼只要一吃蛤蟆，就再也跑不脱啦。……

想到这里，娥玛自语起来：“嘿，看看去，乌棒鱼是不是上钩罗。”

娥玛飞快地穿越树丛，朝箐河奔去。她记得，威拉的鱼钩是下在一棵弯了腰的黑心树下。在娥玛的身后，恩翁爷爷从蜂箱边站起身子，又是摆手又是喊：“别追啦，娥玛，你就是插上云雀的翅膀，也赶不上远飞的山鹰。快别追他们啦，小心箐里钻出红舌头老豹子！”

“这是白天，我不怕！”娥玛调皮地留给恩翁爷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转眼间，就扑进了树丛里。

水花喧闹的箐河顺着—堵长满青苔和藤蔓的岩石流过来，在蜂场附近连拐两个大弯子，又钻进野蜂箐的密林中，一直流出国境。箐河并不宽。威拉说过，如果他腿再长点，十几步就跨过去了。可河底的情况却挺复杂的：水响得哗哗啦啦

的地方，浅得没不了小腿，连胆子最小的娥玛也敢蹚过去。铺满河床的鹅卵石随着河水的跳跃而变化着各种各样的形状，这里那里不时闪现出点点银色的鳞光，象夏夜天空中眨眼的繁星，那是小箭鱼在抢水奋游呢。欢快得象娃娃似的河水唱着，闹着，流着，淌着，突然间会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变得闷声闷气的。这时候，要注意，水变深啦，河底也许是个大石头坑吧，坑里也许不断喷出墨绿色的染料吧，白亮白亮的河水一下子被染得又黑又绿，什么也看不见了。有时候，水面上还会张开一张大嘴，把上游流下来的枯枝啦，败叶啦，全吞下去。在好几次关于野蜂管的恐怖的故事中，恩翁爷爷都把这张嘴说成是河妖的血口，但也有两次，说成是水怪的魔爪。不管是血口还是魔爪，娥玛都相信，河水变得沉默的地方，是最可怕的地方。

娥玛追着喧闹的浪花，在岸边的草丛中不停脚地奔跑着。清晨的河面上，蒸腾着烟似的水雾。迎面的河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突然，扑啦啦！水草里飞起一只受惊的野鸭，吓得娥玛浑身一哆嗦。她停住步子，侧耳一听，哎哟，河水没响声啦，已经变成老头子啦。不用往水里看，准是墨绿墨绿的，准有张开的大嘴巴。娥玛回头看看，蜂场早已隐设在树丛中了，连嗡嗡嗡嗡的蜜蜂叫也听不见了；再往前看看，离那棵弯了腰的黑心树还远着呢！怎么办？娥玛真有点后悔了，为什么自己不听爷爷的话，要跑到这里来呢？往回走吗？她这样自问着，两眼不住打量着把她包围起来的灌木丛。灌木的绿叶上闪烁着晶莹的露珠。刹那间，这些露珠仿佛化成无数只眼睛，冲她直眨巴。其中有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是德龙的。德龙好象在说：

“射出去的竹箭只能往前飞啊！”还有一对圆鼓鼓的，是威拉瞪起的眼珠：“还是天女呢，胆子小得不如树上的小松鼠！”娥玛一咬嘴唇：哼，说我不如小松鼠？我今年都十四岁了，跟你威拉是同岁，你凭什么小看人？哼，瞧着吧！

就这样，娥玛来了劲，腾腾几步，跑到了黑心树前。她寻找一阵，摸到了拴在树脚上的两根鱼线。她兴奋地抓住一根鱼线，使力往岸上拽。哟，轻飘得一点劲也没有。不用瞧，准是没钩到鱼。娥玛把鱼线拉上岸来一看，哎呀，不但没钩到鱼，连鱼钩都不见了。线头上毛刺刺的，一看就知道是让乌棒鱼给咬断的。乌棒鱼的牙齿可真厉害呀，连蛤蟆带鱼钩一口就给咬走啦。娥玛又去拽第二根鱼线。嗨，这根可不轻，拽起来直勒手。不会拽起恩翁爷爷讲的那种满身都长着眼睛的河妖来吧？娥玛一面担心地想着，一面用力朝岸上拽着鱼线，拽着，拽着，忽然，一个奇怪的现象，惊得她叫了起来——鱼线上竟挂着两条乌棒鱼，一条咬着另一条的肚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没看花眼吧？娥玛使劲揉揉眼睛，下细一看，可不是真的嘛！两条猴子尾巴长的乌棒鱼都象野山芋那么圆滚圆滚的，带棕色花斑的无鳞皮乌黑油亮，微微张开的尖嘴巴里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乌棒鱼的脾气可大啦，一旦被钩住，几下子挣不脱，马上就会气死。这两条鱼虽然都死了，但四只小圆眼依旧闪着凶光。

回到蜂场后，恩翁爷爷一面帮助娥玛把鱼钩从乌棒鱼的嘴巴里退出来，一面连说带比划地告诉娥玛：“不贪嘴不丧生啊。头一条乌棒鱼大嘴巴一张，就把蛤蟆和鱼钩都吞进肚子里啦，可好，这下子走不开啦。第二条寻食吃的乌棒鱼就扑上

来，吃这条鱼，一嘴先咬破肚子吃肚杂，嘿，味儿挺美；再吃第二嘴呀……”

“就咬住鱼钩啦！”娥玛高兴地叫起来。

“是啊，它还以为咬着了一个半开^①呢。这么着，你就一钩钩两鱼罗。”恩翁爷爷笑眯眯地抚摸着下巴上短短的胡茬。

娥玛跟爷爷要了牛角尖刀，准备收拾乌棒鱼：“我真是一睁眼就有福气。等德龙和威拉从箐里回来，叫他们尝尝我的手艺，保准香得他俩舔鼻尖！小馋猫们。”

恩翁爷爷叨叨着：“小心啊，我的天女，刺猬闻不得黄鼠狼的屁臭，蜜蜂闻不得鱼虾的腥臭。你收拾鱼，可得离蜂场远点，不然，蜂子闻见鱼腥，要咬人的。你到箐河边去收拾吧。小心啊，那牛角尖刀也是会咬人的，我的天女。”你可不要嫌恩翁爷爷的嘴太碎。树老根多，人老话多，更何况象恩翁爷爷常说的，花蕾般的娥玛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呢！

娥玛拎起沉甸甸的两条乌棒鱼去河边打整。不一会，在她的身后，在德龙和威拉合睡的茅草窝棚前，草丛里升起了袅袅炊烟。恩翁爷爷帮助娥玛点燃了孩子们设在露天的火塘，准备烧鱼啦。薄雾似的炊烟随风荡漾，和炊烟似的薄雾融成一体，象一块傣尼姑娘用棉线织成的纱帕，被晨风任意吹拂着，戏弄着，越升越高，越飘越淡，飞越过劭朗山寨小小的蜂场上空，消失在野蜂箐那密密的原始森林中……

劭朗山寨小小的蜂场建在野蜂箐一个入口处的半山坡下。这里背风向阳，倚山傍水，是个幽静的养蜂良地。站在半

① 半开，旧社会边境上使用的一种银质货币。

坡上翘首向南遥望，隔十多里山路，可以望见翠绿的槟榔树和秀美的棕树环抱着一幢幢尖顶矮脚的金色竹楼，那就是傣尼勐朗山寨。站在半坡上向北望，是一片郁郁葱葱的亚热带密林，那就是连接边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野蜂箐。野蜂箐里有取之不尽的蜜源。勐朗山寨的蜂场办了五、六个年头了。一九五六年初秋，芒果树上成熟了的累累硕果散发出醉倒人的香甜，翻身解放了的傣尼人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业社，象高山上连根竞长的龙竹，挽臂搭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为了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象天堂一样美丽富饶，勐朗山寨的傣尼社员们起早睡晚，改土造田，把谷苗的碧毯披上了山山岭岭。同时，他们还大力发展多种副业生产，开设了这个养蜂场。织袋鸟的金丝窝是辛勤的鸟儿一趟又一趟衔草织成的，勐朗山寨的蜂场是社员们把自己私养的蜂子捐献出来建成的。嘿，说起来真有意思，由于每家每户养蜂用的家什不同，凑合到一起，简直就象开办了一个养蜂展览会。你看吧，有四方方的箱子，有圆箍笼敦的木桶，有树皮疤拉的空心树段，有编织精巧的竹篾蜂笼，还有涂着牛粪的大土瓦罐。这些五花八门的养蜂家什，三三两两地布置在半山坡下的岩石旁和草丛中，形成了这个十分别致的小蜂场。你可别小瞧这个简陋的蜂场，蜡烛虽短光不短，在本约大叔和恩翁爷爷的辛勤饲养下，经过几年的繁殖扩充，由八、九十窝蜂，发展成四百多窝蜂。伺来养去，蜂子不但直接为田里的庄稼传授花粉，让那些水牛角长的包谷一棵秧上三、两个歪歪着，油菜荚子滴哩嘟噜结得象辣椒串子；而且还向国家交售了大量的蜜和蜡，增加了社员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最近，山寨里添的两台打谷机，